

满山打鬼子

薛涛◎著

MANSHAN DA GUIZI



满山打鬼子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满山打鬼子

薛涛◎著

MANSHAN DA GUIZI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满山打鬼子 / 薛涛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21-10267-6

I . ①满… II . ①薛…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7773 号

稻草人童书馆

满山打鬼子

作者 薛涛

策划 陈吉秀

责任编辑 武波

执行编辑 伞玥

美术编辑 袁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130 千字 印张 6.5

ISBN 978-7-221-10267-6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这本书献给一位三十五岁的将军。

他在冰天雪地里忍受饥饿，忍受寒冷，弹尽粮绝。他挺住了，站着死去。他的个子很高，站着死去的样子很挺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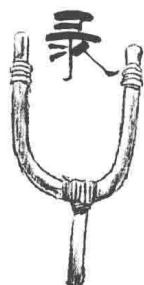
这位将军叫杨靖宇。

这本书也献给我的侄子。他是我弟弟的儿子，一个脚踏风火轮的男孩子，今年七岁。我写这本书，是让一个挺拔男人的样子在前面等着他。他要跑过去，一定要跑过去……

就这些。

——题记

目



第一章 耻 001

第二章 火窟窿 019

第三章 草人传奇 033

第四章 老奎爷 049

第五章 千寻前传 071

第六章 淡月下的直子 088

第七章 大勇作·千寻 105

第八章 李小刀 122

第九章 愤怒的灰精灵 142

第十章 海川之死 157

第十一章 狼山谷 169

第十二章 杨木川战事 180

第十三章 队伍开往春天 195





第一章 耻

1

日本人的到来，让灌水镇的鸟和虫子们活得很紧张。

日本兵的皮靴子踢里趿拉，也不懂得轻点走路。他们一过来，家雀儿飞得高高的，都要累吐血了。它们之间互相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下面那些人身上背的东西叫枪，是它们的死敌，比满山的弹弓还厉害呢。蚰蚰也哑巴了，不敢拉胡琴了。在这些噪音里拉胡琴，再好听的曲子也都糟践了。满山就不信这个邪，挺着胸脯站在路边，眼看着日本兵的队伍开过镇子。李小刀藏在墙头下面，压低嗓音喊着：“满山你不要命了？”李小刀几次伸出木棍捅他，他也不回去。

满山说：“我活得不是好好的吗？”

满山扬起头跟家雀儿们喊：“你们跑啥？有什么怕的！”

满山还蹲在草丛边上，跟蚰蚰喊：“都出来，该拉琴拉琴，该唱歌唱歌，你们怎么哑巴啦？”



.....

小心观望了一会儿，它们还是惊魂未定。

紧张的生活没能放松下来。日本兵开走的时候扬起一阵灰尘，这团灰尘一直在灌水镇飘浮着，镇子上下乌烟瘴气的。

观望很长时间，家雀儿才落回树梢，蚰蚰也恢复了演奏。大家似乎放松下来了，满山的蝈蝈又出事了。这事害得满山趴在灌水车站对面的一片灌木里，足足有半个小时了。

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待这么久，满山还是第一次。满山就要憋疯了。满山提醒自己，一定熬住啊，现在还不是下手的时候。

蝈蝈的叫声不时地传过来，蝈蝈的叫声很委屈，它好像在说：“满山——满山——满满，山山——”听着怪可怜的。可是，现在满山只能这么乖乖听着。

灌木丛里很安静。开始还有几只雀儿在鸣叫，满山来了以后，它们不敢叫了。它们很紧张，怕满山再举起弹弓向它们瞄准。它们商量好了，只要他一掏出弹弓，一点儿别犹豫，突儿地赶紧飞走逃命。前几天，有个日本兵举起那种长长的枪朝它们瞄准，袭击了它们的几个伙伴。有两个倒霉的伙伴被打中了，永别了。看样子，那几个兵在用它们做靶子，比赛枪法。

弹弓和长枪，雀儿们都不敢惹。

有两列火车开过去了，开往东面寂静的山岭。这个轰隆隆的铁车子是要把深山里的寂静吵翻天啊。看它们跑得很

有气势，等待它们的也许是机枪大炮。满山早就听说了，岭的里边有抗联^[1]的队伍。

一列是运大炮的车。大炮被苫布盖着，不过一看那隆起的外形，就知道是大炮。这列火车只有几节车厢，在灌水车站象征性地减慢了速度，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开过去了。另一列是运兵车，车厢里面挤着穿黄军装的日本兵，他们挤啊挤啊，把脑袋从窗子里挤出来了，有几个脑袋叽里呱啦说笑着、指点着。他们可能第一回走进这么深的大山呢，所以很好奇。听镇里人议论，说日本很小，人们都挤在大海里的一个小岛上。这列火车在站台上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加水，然后开走了。运兵车停下时，满山看见舅舅从票房里颠颠跑出来，弓着腰跟车上下来的日本军官套近乎，还掏出火柴给日

[1] 抗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活动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民抗日武装，简称抗联。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停止内战，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一致抗日。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中共党员杨靖宇等人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反日联合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以及各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抗联队伍发展到4.5万人，先后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控制了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巩固其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抗日联军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抗联在极其艰难条件下，顽强战斗，战绩卓著，但自身损失也甚为惨重。1942年8月1日，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一面集中整训，一面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游击活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大举反攻。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兵点烟。秋风太猛了，也不给舅舅面子，害得他划了两次才点着日本兵嘴巴上的香烟。日本兵满意地拍拍舅舅的肩膀，哈哈笑着，露出一口黑牙。

火车开走的时候，靠窗的日本兵把手伸出来跟车站告别。站台上只有舅舅一个人，他一手拎着信号灯，一手挥着跟车上的日本兵告别。搞得他都忙不过来了。

满山简直不认识舅舅了！

2

满山的姻缘是这样出事的。

两个月前，灌水车站住进来八个日本人。八个日本人交流没问题，跟中国人说话就费劲了，他们需要一个懂日语的中国人协助工作。告示贴出去三天，没人去那里搭茬儿。几个日本兵很郁闷，商量着要跟河野站长学说中国话了。在他们中间，河野站长就算是最懂中国话的了。第四天早上，几个日本兵跟河野站长学着中国话，还一边发着牢骚：好不容易占领了这个地方，还要学这里的语言，很不甘心。正烦躁着，他们的门被叩响了……

这天，海川起了个大早，偷偷揭了那告示来灌水站了。被录用的过程特别简单，海川只跟日本兵叽里呱啦一顿神侃，考试就通过了。这样，海川就成为灌水镇历史上第一位给日本人做事的人。当年，海川在奉天读过几年书，学了几年日语。那时候灌水镇的人都说海川这小子可出息了，会说东洋话呢。谁能料到，会说东洋话的结果是给日本人当差。灌

水镇的人家开始偷偷告诫自己的孩子们，长大千万别学说东洋话了。

海川要去车站给日本人当翻译，满山姥爷不让去，海川还有理：“总要养家糊口嘛！我也不能白白学了东洋话，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多好的机会啊……”

海川这么一说，姥爷和姥姥都失去耐心了。姥爷把海川的行李扔了出去：“谁要你这么养家糊口的？土豆搬家——滚球子！”

就是让海川滚蛋的意思。海川也很识相，索性带上铺盖卷住在了车站，整天像苍蝇糊在牛粪上，长在日本人那里啦。

从海川搬走那天开始，满山就不搭理舅舅了。给日本人当差究竟有什么不好的，满山不大懂。不过，就看家里人那很厌恶的态度，满山就知道那不是好身份。再说了，满山很不喜欢那几个日本人，跟他们搅在一起还能好吗？

满山不搭理海川舅舅了。这还不算，满山还不许镇上的狗接近海川。要是哪条狗跟海川摇头晃脑套近乎，他上去就是一脚，保证踢得它嗷嗷直叫。最早被满山教训的是李小刀家的四眼，后来，还有两三条也遭到了满山的教训。这几条狗很快就明白了，它们要是跟海川接近，满山就不开心，情况跟从前不一样了。它们都不想让满山不开心，所以，都不再理海川了。它们还跟别的狗说出了这样的意思：大家都不要搭理海川了吧。其他的狗没有意见，不搭理他就是了。

镇里的狗见着海川，都远远地躲着走了。



镇子的人也都不拿正眼看他了。老奎爷一看见海川，就把脸转向一边，狠狠吸烟，要把烟袋吸干。妈妈觉得海川给家人丢了脸面，气得把一簸箕谷皮都扬在他身上。

海川笑笑：“姐，大叔，你们别把我看扁了……”

满山插话说：“你本来就是扁人，还怪人家这么说你？”

满山这样说舅舅，心里甭提多难受了。难道舅舅再也不能像从前的样子了吗？以前跟他在一起给兔子下套子，一起上树摘野梨……多好玩呢！现在，满山就是死也不能跟一个“汉奸”在一起。给兔子下套子这样的事，自己干吧。实在不行，找李小刀一起去，反正他也不能再找舅舅了。

“其实就是汉奸……”镇子里的人都这样说的。大家没有公开喊出来，不过，这些话像风一样在镇子里存在、流传，但不见踪迹。

整个灌水镇不喜欢那几个日本人。

越是不喜欢，他们好似越是爱跟着掺和。满山在车站附近的草甸子上捉蝈蝈，两个日本兵跑过来，样子很凶。

“走开小孩！走开！这里不许来！”其中一个中国话学得还挺像的。

满山说：“我总在这里玩啊！现在咋就不行呢！你们管不着！”

海川赶过来，跟几个日本兵呱啦几句，再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对满山说：“不能跟河野站长那样说话。我替你给他道歉了。到别处玩去！”

满山不服气：“谁让你替我道歉的？咱们又不是没理！以前你还领我在这玩呢。他们说不让玩就不玩啊！”

“你明白啥？现在这里是皇军的车站要地，不让你来就别来。不懂事是不？”海川的嗓门比任何时候都大。自打给日本人当差，还长脾气了。

满山一肚子火，快把褂子点着了。本来只想捉一只蝈蝈，他打算再捉三只。这样，四只蝈蝈住在一起，鸣叫起来热闹，在一起也不寂寞啊。现在，只捉到一只，把它一个关在蝈笼里，多没意思啊！再抓一只也算有个伴儿嘛。满山不走。

满山跟日本兵和舅舅顶着牛，满山的蝈笼暴露在河野的小眼睛下面。这个小蝈笼不可能不引起河野的注意。它实在太晃人眼睛了。蝈笼是选用雪白的席篾儿编的，很精致，在河野看来像个工艺品。本来，往年的蝈笼都是舅舅给编的。现在这个是满山自己花了半宿时间编成的，手指都刺破了，细看，有淡淡的血迹印在上面。河野两只小眼睛闪着光芒，盯着这件小工艺品，心里盘算着：“要是把这个小东西捎给在奉天的女儿，她一定喜欢……”

满山一看这个日本兵不怀好意，就把蝈笼藏在身后。河野转身跟海川呱啦了几句，只见海川满脸堆笑，不住地点着头。满山发现，自从去日本兵车站工作，海川就学会了那种讨好别人的笑，脸上也似乎多了皱纹。一定是经常堆着那种笑的缘故了。海川从前就是爱笑的，从前的笑是笑给自己。比如要是套着了兔子，他笑咪咪露出一口白牙，脸上不堆褶子。



满山打鬼子

海川果然来替河野讨蛔笼了。海川像跟日本兵那样笑着，伸出手跟满山要蛔笼。海川这副样子，让满山感到陌生。

“我的东西，不给。”满山说。

河野的手抚摩着刀把，不怀好意，盯了满山一眼。

“河野站长说了，这是皇军的地盘，皇军地盘上的蛔蛔也是皇军的。”海川跟满山说。

这话满山越听越糊涂了：“这不是你带我玩的草甸子吗？不给！”满山躲闪着舅舅，闪来闪去退到河野面前。却被河野冷不防从背后夺去了蛔笼。河野把蛔笼高高举过头顶，细致地打量着蛔笼：“由西^[1]！我的小孩子很喜欢这个！”说着得意地走开了。

满山气得大骂，要追上去，被海川拦住了。

“你不分里外啦！”海川跟满山又是挤眉又是弄眼的，那样子很猥琐。

满山不容分说，朝舅舅的胸前打了一拳。

海川疼得咳嗽了几声，就是不放满山过去：“舅舅有空再给你编一个……”

满山一转头扔下一句：“我会来的！”然后跑开了。

打那以后，车站上除了火车的噪声，票房里还时不时传出滴滴的蛔蛔叫。日本兵们都说，那是蛔蛔在唱歌。满山在站台对面听见了，听出那只蛔蛔在找伙伴，根本不是唱歌。它待在那里，太寂寞了。

[1] 由西，日本话音译，意思是：真不错。

滴，滴，滴。蝥蝥饿了。

滴滴，滴滴。蝥蝥想念它的伙伴了。

3

满山像老虎一样趴在草丛里，观察着车站上的“猎物”。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满山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凉丝丝的东西压在脖子上面。

满山心里一翻腾，扭过头一看，傻了。几只大手朝他伸过来。那一刻，满山不再觉得自己是老虎，分明是一只小鸡，刚长毛的小公鸡。

满山使劲挣扎着，嘴里骂着。两个日本兵没几下就把他绑了个结实。满山气得都要哭了。要是有一把枪就好了，没有像样的武器真不行啊！没有力气也不行啊！遗憾的是，满山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像样的武器，只有一把能打家雀儿的弹弓；也没有力气，在两个日本兵手里，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又瘦又小。趁日本兵不注意，满山使劲踩了身后日本兵一脚，日本兵疼得嗷嗷直叫，满山这才心理平衡一些。谁料，紧接着一个嘴巴打过来，有无数颗星星在满山眼前闪耀，站台一下子翻转过来。整个灌水镇在满山的知觉里混沌而去……

满山再睁开眼睛时，席篾儿做的蝥笼在眼前晃来晃去。满山揉揉眼睛，然后伸手去抓，是空的，再抓，抓到了一只袖子。袖子是河野站长的。河野站长高高举起蝥笼，坐在面前：“小孩，你趴在那里想干什么？”



满山发现，他是在一间黑屋子里面。眨眨眼睛，舅舅的样子渐渐清晰，河野的样子渐渐清晰。舅舅讨好地站在河野身边，像个帮凶。

“谁打的我？谁？”满山揉揉左腮，那里还疼着。满山很想知道是哪个日本兵打了他，这个账他要算算。他至少要给那个日本兵十巴掌才能解恨。

舅舅过来，狠狠地说：“你还横啥？河野站长问你话，你实话告诉他就没事了。”

“是不是他打的我？”满山看着舅舅，指着河野。

“小孩，你在我们车站附近做什么？谁派你来的！”河野的中国话硬邦邦的，听起来比嚼冻豆包还费劲。

河野的口气也不耐烦了。

“我看就是你打的我！”满山想站起来。一站，腿是麻的，没能站直。

河野不耐烦，舅舅就不耐烦了，他跟河野一个鼻孔出气了。舅舅不耐烦地说：“打也是哨兵打的，河野站长没出过站台。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回答河野站长的问话！”

“谁派我来的？我派我来的。哈哈，我就是司令，谁还能派我啊？”

河野一愣，没完全懂满山的意思，看着他的翻译海川。海川就把满山的意思告诉给他。他大笑起来，八字须抖着。

“自己说话算？了不起的小孩！这里是皇军的地盘，你的知道？你来这里想干什么？”





“谁的地盘我管不了。我想弄回我的蝥蛄！蝥蛄是我的！”满山盯着蝥蛄。现在，蝥蛄不叫了，紧紧抓住席篾一动不动。它大概也明白了，小主人来救它了。不过，情况不太妙。

这时舅舅跟河野又是一顿呱啦，河野不断地点头。

舅舅肯定说不出什么好话，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果然不是好结果。河野不再审问满山的来历，蝥蛄却被高高挂在票房的大梁上。满山蹦了几次，够不着。河野跟海川说，让满山长高了再来取他的蝥蛄。舅舅跟满山翻译了河野的意思，说他本人也是这个意思，等长高了有能耐了再来拿它。

舅舅的意思就是河野的意思，舅舅没有自己的意思。

满山愤愤离开票房，舅舅跟在后面送他出车站。两个日本兵没拦他。这肯定不是舅舅面子大，是舅舅向他们说明了河野的意思，所以他们才给了舅舅的面子。

“告诉你妈，舅舅在这里混得不错！以后别来了……长高了再来吧。这么小，拿不回蝥蛄。”

满山跑开了。

满山不甘心。

满山跑下站台的时候，身后传来蝥蛄滴滴的叫声。蝥蛄在鼓励他快点长大。

很快远方隐约传来一阵又一阵噼啪噼啪的响声，像春节的鞭炮，把蝥蛄的滴滴声淹没了。几个日本兵在站台上跷起脚、伸长脖子向深山的方向张望。